

吳豐培輯

清季籌藏奏牘

第一冊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吳豐培輯

清季籌藏奏牘第一冊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傳

丁寶楨字稚璜貴州平遠人咸豐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母喪里居遵義楊隆喜反斥家財募壯士八百捍鄉里戰始不利繼獲大勝服闋會苗教蠶起巡撫蔣蔚遠奏留軍特旨授編修增募至四千人復平越獨山諸城十年除知岳州府始罷遣所募兵虧餼巨萬迺陳五百金案上語衆曰與諸君共事久今庫饋訕徒手歸奈何衆泣曰公毀家紓難我等敢他求乎遂去越歲調長沙有客軍數千以無主將譁變立請大府貸發三萬斬五人事遂定同治二年擢山東按察使會僧格林沁治兵魯豫間令擊河北宋景詩旋劾其擅議招撫部議降三級又明年遷布政使僧格林沁戰歿曹州坐法再干議皆得恩旨留任於是言者復撫他款彈之事下會國藩國藩白其無罪巡撫閣敬銘夙高其能至是乞休舉以自代遂拜巡撫之命時捻趨海澱李鴻章建議築牆膠萊河寶楨會軍蹙之六年東捻走濰河東軍王心安築壘方成而隄牆未竣捻長驅渡河寶楨以聞上怒鴻章交部議寶楨亦褫職留任先是東軍守濰河本皖將潘鼎新汎地皖年甫南移而北路遽失詔斬心安寶楨抗辯迺宥心安而責鴻章寶楨復屢疏相詆於是上益責鴻章忌刻縱寇矣明年西捻趨定州近畿震動寶楨聞警即馳至東昌率騎旅千精卒三千齎五日糧倍道北援捻遂南潰是役也朝廷遣宿衛之旅出國門備寇統兵諸將帥皆獲譴讓而上獨以寶楨一軍猝出寇前轉戰雄任深祁高肅間復饒陽功最盛數降敕褒嘉加太子少保寶楨治軍善乘勢不主畫疆自守以故諸軍會集東西二渠率皆就殲山東而其誅安得

海事尤著人口。安得海者以奄人侍慈禧太后。頗用事。八年秋。乘樓船緣運河南下。旗幟殊異。稱有密遣。所過招納權賄。無敢發者。至泰安。寶楨先已入告。使騎捕而守之。安得海猶大言。謂汝輩自速辜耳。傳送濟南。寶楨曰。官豎私出非制。且大臣未聞有命。必詐無疑。奏上。遂正法。河決鄆城。侯家林運道梗。河臣議次年興工。寶楨謂宜及水涸時力疾。請自任水閼隄。植立不退。費半功倍。又塞銅瓦廂決口。駐賈莊。聞日本構衅。遂密陳海防計。請築山東煙台威海登州礮臺。設礮口製造機器局。從之。光緒二年。代吳棠署四川總督。至卽嚴劾貪墨吏。澄肅官方。建機器局。修都江隄。裁夫馬。以恤民。革陋規。以恤吏。又改鹽法。官運商銷。置總局瀘州。其井竈分置廠局。鹽岸分置岸局。歲增帑金百餘萬。而猾商奸吏。不便所爲。爭中以蜚語。於是臺諫交奉糾奏。寶楨已坐隄毀鑄秩矣。而言者復劾停機器局。褫監工成縣龍茂道丁士彬。灌縣令陸葆德職。而尤斷斷爭鹽務。上以川鹽有成效。勿爲動。已而成都將軍恆訓。覈覆隄工。亦撫及鹽運病商民流弊大。寶楨抗辯。上慮寶楨惑浮言。敕勿易初念。尋予實授。寶楨彌自警勗。益興積穀。嚴督捕。治蜀凡十年。初莅事時。郭內月有盜劫。至是誅匪幾盡。聲爲道不拾遺。十一年卒官。贈太子太保。諡文誠。予山東四川貴州建祠。寶楨嚴剛有威。其初至山東也。僧格林沁方蹙捻。淄川頗貴倨。見司道官不設坐。寶楨投謁告材。官啓王。坐則見。否則罷。左右皆大驚。王服其強。爲改容加禮。敬銘聞之。大稱異。至之日。親迓於郊。自是事無大小。皆咨寶楨而後行。至今言吏治者。常與沈葆楨並稱。尤勵清操。喪歸。僚屬集賻。始克成行云。子五人。體常尤著名。官廣東布政使。清史稿列傳卷二百三十四。

清季籌藏奏牘總目

丁寶楨奏牘一卷

文碩奏牘八卷

劉秉璋奏牘一卷

升泰奏牘五卷

鹿傳霖奏牘三卷

安成奏牘一卷

裕鋼奏牘一卷

有泰奏牘二卷

張蔭棠奏牘五卷

丁寶楨奏牘目錄

英人吉爲哩等由川赴藏番夷阻回片光緒三年十月十一日

英人入藏探路用意狡譎請察飭駐藏大臣修好於布魯克巴以固藩籬片十月二十七日

附總署議覆丁寶楨奏英人西藏探路用意狡譎情形摺十二月二十一日

派員出洋遊歷片四年四月十一日

會籌藏中應辦事宜摺附廷寄五年閏三月初七日

保護馬加國游歷官入藏情形片七月初五日

設法阻止洋員入藏游歷片九月二十九日

藏番驅逐洋人派兵彈壓保護片六年四月初七日

查泉野番滋事派員查辦情形片八月十九日

黃楸材游歷回川片九月二十三日

野番勾串瞻夷攻圍官寨查辦情形片十月二十三日

攻克查泉裏塘肅清摺十二月二十八日

請飭駐藏大臣勘明內地疆域劃界立牌片十二月二十八日

岩番劫殺洋人查拏辦理片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西藏官兵鹽糧月費請復舊制片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拏獲岩番分別嚴辦片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勦辦岩番大道肅清片五月二十九日

土司構衅查辦完結摺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喇嘛攘奪廓商財物派員查辦摺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喇嘛攘奪廓番財物查辦完結片閏五月二十四日

瞻對裏塘劃界刊碑摺閏五月二十九日

丁士彬入藏中途被阻片七月二十九日

懇准乍丫入貢片十一年三月初五日

英人窺伺後藏豫爲籌備片四月初三日

會奏整頓西藏不可遽事更張摺七月二十六日

遵旨籌議裁減勇營局費摺十月二十六日

西藏通商事多後慮摺同日

通商先向藏番開說片同日

通商儻有格礙盡力以圖片同日

英人因俄官赴藏游歷欲與西藏先行通商片附程站 單十一月初八日

請嘉獎廓番堅其內嚮片十二月二十日

懇准乍丫入貢片十一年三月初五日

籌備川省邊防摺十二年正月十四日

擬定乍丫貢品人數摺二月初十日

查覆乍丫貢品人數舊例摺四月初一日

清季籌藏奏牘第一輯

丁寶楨奏牘

吳江 吳豐培 輯

英人吉爲哩等由川赴藏番夷阻回片 光緒三年十月十一日

駐渝之英人吉爲哩於五月三十日由成都省城起身前往西藏一路回國英員貝德祿於六月十六日由省起身赴越嶲嘉定峨邊雅州甯遠會理州打箭鑪等處至滇省一帶游歷均經派員沿途護送並密查該英員等行徑先後附奏在案續據護送委員鍾坦來稟該英員貝德祿於出省後執意欲去涼山普雄各地方會晤猓夷力阻不允因於到越嶲時密囑營員喚來城當差之熟夷前來教以語言令其到貝德祿寓所故作窺伺貝德祿一見該夷即喚入內給以飲食細詢夷地一切情形該夷兵即照該委員等所教之言回答並以涼山夷人係屬生番見人即害其語言伊等亦不能知等語嗣由越嶲起程沿途所見多夷細問情形大略相同貝德祿始信爲真到登相營時始不提及前去涼山普雄之語及到瀘沽又以觀星未準耽延一日到甯遠府即由該府另派委員會同護送出境至雲南巧家廳交替旋據瀘州知州田秀栗稟報該英員貝德祿又於九月十六日與副員麥良臣由滇省富官村一帶行走復入川境至

瀘州。卽日赴合江。前往重慶等語。並據各沿途稟報。貝德祿沿途皆密繪地圖。行走尙屬安靜。至吉爲哩一名由省行至打箭鑪出口。行抵巴塘。巴塘本係入藏之路。茲據該塘委員趙光燮稟報。前奉文以英人赴藏游歷。飭令保護。彼時卽聞藏番有阻攔之說。該英員到塘時。不欲入藏。擬由巴塘赴滇回國。該委員以江卡地方。與巴塘毗連。以甯靜山爲界。凡有差事進藏。江卡卽派馬隊四出哨探。以致巴夷喇嘛亦多附和。最易滋事。該英員既不進藏。卽不必過江卡。但恐江卡兵夷越界另生枝節。該委員當飭土司。飛調馬本傳築土兵。又飭麟里宗俄兩協傲各帶土司頭目蠻兵。隨同護送。行過邦木塘。復飭塘兵馳往甯靜山。告以英人係由巴入滇。不必驚疑。一面卽分路赴甲乃頂前進。過山坳。遙見甯遠山下有帳房人馬排立。該委員只得在後。待吉爲哩等行過。始隨後前進。幸該處人馬未動。只連放數槍。隨卽諭令英員趕緊前行。幸免無事。各等語。臣查該英員等來川駐紮重慶。查看通商事宜。茲一則由川赴藏。又由藏赴滇。一則由川赴滇。又由滇回川。行蹤迄無一定。其爲查看道路形勢。探明風土人情。以爲後日擬由該國陸路出入川境可知。但該國由藏入川。較之由滇入川。須繞行緬甸。道路較近。緣廓爾喀與英連界。僅一山之隔。而後藏與廓夷毗連故也。臣於此次該英員由藏赴國。頗爲竊慮。因前有西藏探路之約。未便阻止。當飛致巴塘各委員。沿途妥爲查看。今以藏番有阻攔之信。而該英員乃廢然思返。實爲目前一大幸。但該英員注意於此。以後尤當隨時妥密防範。臣惟有謁智盡心事事遇之於幾先。藉以上慰宸廑。謹奏。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奉旨該衙門知道。

英人入藏探路用意狡譎請密飭駐藏大臣修好於布魯克巴以固藩籬片十月十一日

英人前有西藏探路之請。其用意狡諂。臣心竊慮之。到川以後。恒切切防維。思欲暗中設法補救。以爲得尺則尺之計。此次貝德祿吉爲哩二員。明爲查看通商事宜。乃遍地游歷。或則欲會涼山猓夷。或則欲由藏赴國。沿途詳繪地圖。其幾已見。臣竊揣英人之意。從前專注意海疆。今則二十餘年。船廠既極堅利。而沿海之地勢人情。亦經熟悉。自以爲經營就緒。惟不通海疆之四川雲南貴州湖南廣西甘肅陝西山西河南數省。未能水路相通。彼就目前視之。實覺毫無可恃。故又欲以向之致力於海疆者。轉而用之於西南各省。然必擇其與該國最近之省。先爲入手。徐圖推廣。而與該國最近者。莫近於蜀。滇次之。而蜀又爲數省中菁華聚集之所。故英人此時用意在蜀。蜀得而滇黔歸其囊括矣。此實英人目前肺腑之謀也。且查川省門戶在前後藏。而後藏外接披楞。即英孟加拉之屬部。披楞又名噶里噶達。孟加拉又名第里巴。與後藏相近之阿里。皆古東印度地。英既占東南中三印度之半。窺伺後藏久矣。從前爲布魯克巴。廓爾喀之中界。哲孟雄部大山所阻。山極險峻。中通一線。道光年間。哲孟雄屬於英。此山已爲英所據。前二十餘年。海道未甚通。印洋煙入川。即由此路。彼若此時將山開鑿。即可長驅入藏。幸尙有布魯克巴。廓爾喀界連前後藏。足爲我藩籬。查布魯克巴全境。不麗印度。廓爾喀兵力頗強。前此英人并吞印度。未能侵其寸土。至今憚之。現在英人通藏。必由此道。此二國足與爲難。若將該兩國極力羈縻。絕英人近交之計。則兩藏不失去隘。我得自固其藩籬。且查英人從前於北印度取賽哥屬部。加治彌爾。即有欲赴藏通市之意。是其蓄謀已久。今若不將布廓兩國極力籠絡。英人必設法相與連合。則西藏一無屏蔽。而川省門戶遂失。必恃西北毗近番猓夷地數千里。以爲界限。而番猓各夷貪而無親。誠恐英人啖以金錢。則川省事勢破裂。所關非淺。臣日夜籌計。所以前奏欲在甯越附近夷地一帶。試辦開礦。非爲牟利。實

欲藉此聯絡番猺夷人爲先發制人之舉。但恐量力不能遠及。寢食難安。竊查洋人入川情勢。實爲中國陸路一大關鍵。未可視爲末務。臣愚以爲欲圖內地之安。則境外之藩籬。必先自固。蜀之門戶在西藏。而西藏之藩籬在布魯克巴。廓爾喀。今廓爾喀本遵例入貢。臣服維虔。惟布魯克巴久未貢獻。此時若將廓爾喀厚爲羈縻。而密飭駐藏大臣設法修好於布魯克巴。陰爲外助。則自可以伐英人入藏之謀。此必然之勢。况布魯克巴本於雍正年間准其內附。今若殊恩遠沛。准令聯舊日之情。該國必將感激効順。夫此舉因利乘便。在我第行所固然。非同創局。他人即不能藉生異議。細審前後形勢。似應早爲酌辦。勿令彼族得以播弄。暗中撤我藩籬也。至將來洋人如有請於蜀滇兩省開廠。及由川赴藏通商各事。似須設詞婉拒。令彼水陸不能相通。庶知有忌憚。不敢遽行思逞。其關繫全局。實與海防相爲表裏。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密陳。伏乞聖鑒訓示。並密飭總理衙門妥慎議行。再廓爾喀本屬遵例入貢。臣因山陝徧地饑荒。道路不能暢行。已據情奏懇恩施。准予暫免一次。如以臣說可採。可否於此次暫免外。特沛鴻施。厚加賞賚。用示懷柔之處。恭候聖裁。謹奏。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奉旨。該衙門議奏。

總署議覆丁寶楨奏英人西藏探路用意狡譎情形摺 十二月二十一日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奕訢等奏。爲遵旨議奏事。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軍機處鈔交四川總督丁寶楨片奏英人西藏探路用意狡譎等因。奉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查丁寶楨原片所稱各節。除此次廓爾喀遵例入貢各事宜。已於本年十月二十七日奉旨。由松淮桂豐恆訓丁寶楨及理藩院各欽遵辦理外。臣等以藏屬藩部。事隸理藩院承

辦。由臣衙門行查該院。以界連後藏之布魯克巴廓爾喀。於何年始行入貢。所貢係何方物。由何路行走。入貢有無定例常期。每屆貢期。有無賞用何物。現在是否照舊按期入貢。檢查例案。並將布魯克巴廓爾喀源流。逐細聲復。旋准理藩院復稱。廓爾喀始自何年入貢。及該部落源流。於道光三十年間。本院典屬司科房。不戒於火。將道光年間以前檔案燒燬不齊。無憑查考。惟咸豐三年。廓爾喀國王遣使入京。呈進叩賀天喜貢物一分。班例貢一分。由四川赴京。沿途由驛行走。所賞各物。由軍機處內務府交出。由院轉交來使祇領。同治六年。廓爾喀國王呈進貢物到川。因道路梗塞。經四川總督派員將該國貢物齋京。賞件發交四川總督轉交祇領。至布魯克巴部落。本院向無源流。亦無辦過進貢之案。將會典所載廓爾喀等部落事蹟。及本院現行事例。並咸豐三年。廓爾喀國王遣使赴京貢物賞件。同治六年。四川總督派員齋京代遞貢物各數目。鈔錄粘單咨覆前來。查會典內開。廓爾喀額爾德尼王五年遣使入貢一次。又載西藏西南與布魯克巴哲孟雄。作本郎洛敏湯。廓爾喀各部落接界。自薩迦宗喀。聶拉木絨轄定結帕克里一帶。皆堆設鄂博。定日江孜二處爲外藩各部落來藏要隘。皆時設訊防。駐藏大臣。每歲於閱兵之便。親加巡察等語。臣等公同詳考輿圖。證引記載。綜覈形勢。揣度詳情。布魯克巴哲孟雄。廓爾喀三部落。屏列藏地西南邊界。與向設鄂博。定宗喀。聶拉木絨轄定結等處。皆相隔大山。哲孟雄界布魯克巴廓爾喀之中。與江孜相去較近。中有徑路可通。道光年間。哲孟雄爲英所屬。藩屬已自不完。若得布魯克巴廓爾喀一心效順中朝。則於哲孟雄境界左右有所牽制。於英必有所顧忌。在我亦尙得屏蔽之資。該督所籌。自係深慮遠謀。亦目前之要策。惟廓爾喀自乾隆五十六年入寇藏地。用兵戡定後。歷經遵例入貢。該部落與英爲世仇。自當加意附循。俾無攜貳。至布魯克

巴本西梵國屬。皆皈依紅教。崇佛誦經。雍正十年。始歸誠內附。入貢。迄今年久。理藩院查無辦過進貢之案。祇於該院現行西藏通判則例內載有布魯克巴素信紅教。每年遣人來藏。向達賴喇嘛呈遞布施。由邊界官查明人數。稟駐藏大臣驗放進口等語。若遽令其入貢。轉令生疑。擬由駐藏大臣於該國人來藏。仍照舊例稽察外。隨時加意撫綏。相機斟酌辦理。至於英人覬覦藏境。匪伊朝夕。其所至遊歷地方。探幽極遠。繪畫地圖到處皆然。明以考證地學爲詞。用意極爲詭譎。臣衙門從前聞有法俄各國。請給護照前往藏境傳教游歷之事。多告以彼處地屬外藩。保護難周。殊有禁之不能。聽之不可之勢。至上年煙臺條款。業已立有專條。准由內地四川等處入藏。以抵印度。據駐藏大臣函咨。以闔藏各寺。不願外人到境遊歷。籲請阻止。經臣衙門咨覆。該大臣設法開導。勿令生事。亦屬事處兩難。邊外各部落。信習喇嘛教。性情向多質魯。在我馭外機宜。又非可家喻戶曉之事。該兩部落或不善體會處置。輕重失宜。致生枝節。是未得其助我之力。先予人以口實之資。似亦不可不慮。要之英人素蓄之謀。總伺我中國不乘之隙。惟在力求自強。實能自立。使之抵隙無由。而又無事可以藉口。雖在彼之冀倖。未必潛消。而所以固吾圉而伐彼謀者。道莫外是。擬請飭下成都將軍恆訓。四川總督丁寶楨。駐藏大臣松淮桂豐。不動聲色。安密籌維。強鄰之防杜宜嚴。而在我必先無暇可蹈。藩服之綏來宜亟。必在彼使知合力與謀。庶幾內固藩籬。而外弭衅隙。可得馭遠防邊之全策。至丁寶楨籌慮及此。足見用意深遠。如有切實妥協辦法。亦卽由該督臣詳細密陳。以資集益。而專責成。謹奏。光緒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旨依議。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二

派員出洋遊歷片 光緒四年四月十一日

川省向多法國傳教之人。此外各國洋人素不經見。自英人有西藏探路之約。以後來川遊歷者。日見其多。去歲英員吉爲哩麥士呢爲能欲由藏回國。貝德祿欲赴夷地詢訪夷人。均經中途設法阻止前進。幸皆就我範圍。自後英人萬道福等行由巴塘赴藏。亦經諄囑委員婉爲勸阻。改由滇省而去。以免多事。本年二月初間英員貝德祿由重慶起程。前赴嘉定銅河並峨邊越嶲打箭鑪各處。自赴老林打獵。經臣飭令洋務局由省派員前往照料護送。該英員執意推辭。復飭沿途州縣委派差役挨站接護。而該英員每多中途改道。且多不由大路行走。每於人迹罕到。及曾經封禁之路。自與跟役一二人。銳意前行。護送之人勸之不可。而沿路行蹤詭秘。所到之處。詳繪地圖。並與法國教士往來甚密。現據稟報。仍在打箭鑪小住。尙不定其何往。臣竊維英人蓄意開通西路。由來已久。此次先由附近邊隅以次漸進。將來道里既熟。必多不情之請。且西藏各處。據各塘務委員來稟。多有不准洋人由彼行走之說。日後該洋人如必欲道經彼路保護之法。頗費躊躇。查西路情形。與東南各省迥異。東南各省出口均係大洋。居民絕少。入口卽是中國地面。彼固無人攔阻。我亦易於防閑。西路則均係陸地。且自川省打箭鑪以致前後藏中間八九千里。盡屬番夷部落。夷性反覆。日後該洋人來往彼地。無論自彼至藏。或自川至藏。攔阻之處必多。臣惟先行嚴飭塘務各委員。遇有洋人由川赴藏。必婉詞勸阻。阻之不聽。則設法隨時保護。並知照駐藏大臣妥爲辦理。惟查西路至藏全係陸地。而由藏至五印度相距不過一千數百里。近聞英人於東印度孟家拉之東開拓新境。名曰阿賽密。阿賽密之東北境距西藏邊界聞

不過數百里。而近若果如此。則數年之後。必將直抵藏境。臣日夜籌思。似不可不先事預防。惟預防之法。非先將其地山川形勢之險易。徑途道里之曲折。以及人民性情之強弱。了然心目。毫無舛誤。則胸無把握。即按舊圖考核。亦多不可靠。臣現擬仿照滬津兩處。派員帶人出洋。赴各國學習機器算學之舉。遴訪精習與圖熟諳算學儀器一二人。由前藏過廓爾喀折至中印度。徧歷東西南北各印度。循恆河而東至孟加拉東之阿賽密東北境。再溯藏江而返。歷布魯克巴及貉獮野人之地。以達於南墩。俾其將各該處山川形勢徑途道里以及民人情性。一一詳繪總散地圖。並詳細貼說。俾全蜀西南形勢可以周知。庶以後遇事區處。較有定見。至所派之員。臣已選得江西貢生黃楸材於地圖儀器算學各項深得泰西祕妙。且耐勞喫苦。亦異常人。從前江西學政臣許庚身曾經保送。擬即派令該員前往。必可將各該處一切形勢。考究無遺。以備採擇。惟中國派員出洋遊歷。必須由總理衙門先行照會該國公使查照。茲臣派員前往印度各處。係屬英境。如蒙俞允。仰祈飭下總理衙門。先行知會該國公使查照。並知照到臣。臣即繕發執照。即日飭黃楸材起程前往。臣爲探悉洋人屬境與中國邊境形勢起見。是否可行。理合附驛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會籌藏中應辦事宜摺附廷寄 光緒五年閏三月初七日

四川總督丁寶楨駐藏幫辦大臣色楞額奏爲遵旨會籌藏中應辦事宜事。竊臣等於光緒五年三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五年二月三十日奉上諭。前已有旨。將色楞額簡放駐藏幫辦大臣。現在藏中事務。甚關緊要。丁寶楨於藏中近日情形。尙能講求。該處應辦事件。如何相機整頓。方能操縱合宜。著色楞額就近晤商該督。先事籌畫。務

臻妥協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仰見聖主綏靖邊陲，洞燭萬里，莫名欽服。竊維藏衛與川省唇齒相依，自西人有赴藏探路之約，情事時虞變更。臣實楨到川後，每於該處情形，沉思遠慮，未嘗稍釋於懷。茲蒙諭令與臣色楞額妥商籌畫，敢不竭忱盡智，期於辦理無誤。稍紓朝廷西顧之憂。惟川省距藏六千餘里，彼處情形，誠恐未能盡悉。幸年來於派往藏中之員弁兵丁人等回川，臣必將該處近日情事，詳加諮詢，因得略知梗概。伏思西藏地方，從前祖宗定制，自察木多乍丫至前後藏以及江孜，定日各隘口，均設有游擊都守兵丁，以資駕馭。而臨之以駐藏大臣，居中統制。凡藏中事務，其小而易辦者，則由各該番官辦理，層次申送，取裁於該藏王。其大而難辦者，則由藏王咨送駐藏大臣核辦。即其番官之揀補升除，均須由駐藏大臣主持辦理。體統極爲尊嚴，事權不容紊越。所以控馭該藏者，立法至爲精詳。是以二百年來，番官頗受漢官約束。番人自不敢輕視。漢番一體辦理，一切令行禁止，極爲順手。自道光末年以後，撫馭稍寬。番官因與漢官分而爲二，各不相統。而番官之氣餒漸長，其後習爲故常，遂不復遵漢官約束。而漢官之呼應亦覺不靈。惟駐藏大臣之體制，一切猶遵定制，不敢違背。然亦不免於羈縻矣。今欲藏衛之中，事事就理，則必仍令漢番合而爲一，自可收提綱挈領之效。然積習已數十年，番情固執難通。一時恐難驟易。所幸該藏人情，向惟知尊崇佛教，別無伎倆。其藏中應辦各事，經臣實楨詳加查訪，俱係彼地之田土買賣命盜各件居多。其實在費手者，則惟有彼此撤卡爭鬭之事。然亦係蠻觸相爭，決無大患。只須駐藏大臣恩威相濟，處以公平，即不難於了息。故就藏中今日情形而論，決不慮其爲我腹心之憂。特恐其貽我兼顧之累。臣實楨復與臣色楞額詳細審度，目前該藏應辦緊要事宜，約有二端：一在於各國洋人之游歷無常，一在於哲孟雄之藉端要素。必能將此二事調處得宜。斯藏衛可期安謐，而內地